

# 30年来语文课堂教学结构变革的历程、经验与趋势

张永祥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课堂教学结构的变革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语文教学变革的重要内容和显著特点。从教与学的相互关系来看, 课堂教学结构大体经历了从“重教”的教学结构向教师指导下学生主动学习的“导—学”结构的转型与发展以及以“先学后教”为特征的“学—教”课堂教学结构的形成与发展这两个历史阶段。整观这一变革历程, 积淀了一定的实践经验: 正确的语文教育理念是课堂教学结构变革的必要条件, 变“讲堂”为“学堂”是语文课堂教学结构变革的核心追求, 探索符合语文教学特点的实质结构是教学结构变革的内在理路, “常中求变, 变中守常”是语文课堂教学结构实践运用的辩证法, 语文教师良好的教学素养是教学结构发挥效能的重要保障, 建构多元一体的语文课堂教学结构是变革的基本趋向。更加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 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以及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引领是未来语文课堂教学结构变革的基本趋势。

[关键词] 语文教学; 阅读教学; 课堂结构; 变革; 经验; 趋势

[中图分类号] G 6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779(2017)05-0042-08

DOI:10.13749/j.cnki.cn62-1202/g4.2017.05.008

课堂教学结构的变革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语文教学变革的重要内容和显著特点, 也是30多年来语文教学变革的“核心追求”和“关键线索”。从语文教学实践来看, “优化课堂教学结构, 提高课堂教学效益”是改革开放以来广大语文教师和语文教育研究者孜孜以求的目标。从哲学上讲, 结构是系统内各要素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方式, 系统结构决定着其功能的发挥, 优化系统结构意味着系统功能的调整和优化。从教学论来看, 教学是一个包含众多要素的系统, 这些要素在空间上的相互联系、组合和时间上的操作程序就构成教学结构。课堂教学结构因其结构的相对稳定性、功能的整体性以及信息反馈的全息性等特性, 往往体现或反映课堂教学的本质。从时代发展与教学变革的相互关系来看, 时代发展和科技进步也无不反映在课堂教学结构的变革上来。当前, 随着信息技术的空前发展和广泛应用, “互联网+教育”、翻转课堂、微课、MOOC等又引起了新的课堂结

构的革命性变革。因此, 课堂结构的变革是课堂教学变革的本体性特征, 是反思30多年来语文教学变革经验的重要维度。本研究以语文阅读教学为例, 梳理和反思改革开放30多年来语文课堂教学结构变革的历程、基本经验及未来发展的趋势, 以期对深化当前语文课程和教学改革有所启迪。

## 一、30多年来语文课堂教学结构变革的历程

语文教学是一个由语文教师、学生、语文教材、学习环境等多种要素构成的复杂的实践系统。其中, 语文教师和学生又是最能动、最活跃、最关键的要素。从语文教学实践来看, 对教与学关系的不同认识往往形成不同的课堂教学结构。由此, 由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所构成的教学关系是认识和把握课堂教学结构的关键点。根据师生之间所构成的教与学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的形式特征, 结合30年来语文阅读教学课堂结构变革的时代性、阶段性特

[收稿日期] 2017-08-21

[基金项目] 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30年来我国语文课程改革的‘中国经验’研究”(13YJC88011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永祥(1974—), 男, 甘肃武威人, 教育学博士, 西北师范大学《当代教育与文化》杂志副编审, 主要从事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基本理论等研究

征，新时期语文课堂教学结构的变革大体经历了如下两个历史阶段。

(一)从“重教轻学”的教学结构向教师指导下学生主动学习的“导—学”结构的转型与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90年代中期)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语文教学深受苏联凯洛夫教育思想的影响，“组织教学—复习旧课—讲授新课—巩固新知识—布置课后作业”的课堂“五环节”结构一度成为全国各地语文课堂教学的基本形态。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这种课堂教学结构“大都是以教师为中心，重教轻学；重知识传授，轻智能培养；信息交流的渠道单一；只侧重纵向程序的延续和连接，对教学系统内多种要素的横向联系缺乏足够的重视和研究”。<sup>[1]</sup>“文革”结束之后，教育领域也开始“拨乱反正”和“反思重建”。语文教学中，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反思课堂教学“少慢差费”“高耗低效”的根源，试图改变教师“滔滔讲说”、学生“默默聆听”的状况。这种反思和努力首先就体现在对课堂教学结构的变革上。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育才中学的段力佩校长就提出变“授”为“学”，并创构了“有领导的‘茶馆式’教学形式”，“读读—议议—讲讲—练练”是其基本形式。<sup>[2]</sup>辽宁的魏书生针对语文课堂上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的现实，提出“六步自学法”的课堂教学结构，即“定向—自学—讨论—答疑—自测—自结”。<sup>[3]</sup>上海的钱梦龙提出“语文导读法”的理论构想，其要义就在于“有预谋地摆脱学生”“教会学生自己读书”，他提出了课堂教学的四个“基本式”，并根据中学语文阅读教学的特点，设计了“自读五格”，即“认读感知—辨体解题—定向问答—深思质疑—复述整理”，以此形成了一个“由表及里、由里反表、表里反复”的阅读教学结构。<sup>[4]</sup>内蒙古的李敬尧根据叶圣陶“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的思想，提出“导学式”教学结构，其基本的操作程序是“预习、读书、提问、讨论、作业、评改”。<sup>[5]</sup>湖北武汉的洪镇涛提出变“讲堂”为“学堂”，尝试建立起一种“以教师指导下的学生自学为主要方式，以听说读写活动为基本内容，以思维训练为中心，以培养学生创造能力为主要目的的阅读教学程序”，并形成了“提示、设问—阅读、思考—讨论、切磋—归纳、总结—练读、练写”的课堂教学结构。<sup>[6]</sup>80年代末，洪老师又对前一时期语文教改作了认真回顾和深刻反思，认为这一时期的

探索还只是解决了“教”与“学”的关系问题，还没有触及语文教学的本体问题。从90年代初开始，他又提出以“学习语言”为核心的语文教学新体系，形成了以“学习语言”为核心的“语感教学四步课堂教学结构”，即“感受语言，触发语感—品味语言，生成语感—实践语言，习得语感—积累语言，积淀语感”。<sup>[7]</sup>洪老师对语文课堂教学结构的变革性探索，从“教”与“学”的关系这一教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到“学习语言”这一涉及语文教学的性质、内容、根本任务的本体问题，突出地反映了这一时期语文课堂教学结构从理论到实践、由表层结构向深层结构、由教学的形式结构向内容(实质)结构发展的历程。

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语文阅读教学课堂结构探索还有：江西南昌的张富针对传统语文课堂存在的教师讲得过多、学生学得被动的现象，提出了“四分”(分程度组，分学习组，分学课、习课，分自学、精讲、布置、读写、讲评等五环节)，“四改”“四坚持”的课堂教学结构变革主张。<sup>[8]</sup>广东顺德的钟德赣提出改变传统的单向静听式的课堂结构，建构“多向立体式现代课堂结构”，“五步三课型反刍式单元教学法实验”(“五步”即“总览—阅读—写说—评价—补漏”，“三课型”即“自练、自改、自结”三种课型)即是该研究成果。<sup>[9]</sup>该实验运用控制论的反馈原理对课堂教学过程进行有效调控，运用信息论的有序原理使课堂教学结构实现开放，走向有序，运用系统论的整体原理使课堂教学结构实现功能最大化。湖北大学的黎世法教授认为，真正的教学改革，必须突破传统的“同步教学结构”，“建立一种崭新的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规律和学生学习规律的现代教学结构”，即“异步教学结构”。<sup>[10]</sup>他根据学生的“本质学情”和“具体学情”，提出“八环节系统学习法”(“制订计划—课前自学—专心上课—及时复习—独立作业—解决疑难—系统小结—课外学习”)和“课内六课型教学法”紧密结合的教学活动结构。辽宁鞍山的欧阳代娜老师提出“中学语文整体改革构想”，建构了着眼于“学生自学能力”形成的“立体式”阅读教学课堂结构，即“预习—质疑—点拨和答疑—综合训练”。<sup>[11]</sup>“尝试教学法”的创始人邱兴华认为，传统教学之所以教师教得辛苦，学生学的效果不好，其根源在于“先教后学”“先讲后练”的教学模式，尝试教学则提出了与之截然相反的观点和做法，即

“先学后教”“先练后讲”，并提出了课堂教学的“基本式”：“准备练习—出示尝试题—自学课本—尝试练习—学生讨论—教师讲解—第二次尝试练习”。<sup>[12]</sup>卢仲衡根据我国的校情、学情，反思班级授课制、个别化教学、程序教学等思想理论，经过多年的设计、实验、研究、总结，首创在教师辅导下以学生为主体进行自学的“启、读、练、知、结”自学辅导课堂教学过程。其教学基本结构为“三段五步”。“三段”是“启发、自学、小结”，“五步”即“启发、阅读、练习、知晓（结果）、小结”。<sup>[13]</sup>

透过改革开放以来这些有代表性的语文阅读教学课堂结构的变革，从传统的以教师的“讲”为主要特点的课堂教学结构转变为在教师指导下的以学生的“学”为主的教学结构，是这一时期语文阅读教学结构变革的显著特点。无论是魏书生的“自学六步法”结构，钱梦龙的“语文导读法”结构，洪镇涛的变“讲堂”为“学堂”，邱学华的“尝试”结构，欧阳代娜的“立体式教学结构”，抑或蔡澄清的“点拨”结构，洪宗礼的“双引”结构，李吉林的“情境”结构，其核心思想就是通过教师的“启思导引”，寻求让学生“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这一时期的变革性探索，和传统的以“重教”“死教”“低效”为特征的课堂结构不同，而建构了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导—学式”课堂教学结构，在新时期语文阅读教学变革历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然，这一时期的“导—学”结构也有其局限性，即过于追求教学结构的“精致”和“完整”，过于注重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和阶段的线性序列，而使结构本身陷入“封闭”和“形式化”，也缺乏对课堂教学其他要素的横向联系和整合。教师的“导”更多的是对学生学习过程的精心“预设”，学生的学习仍然被“看不见的手”所操控，具体表现为教学中的问题情境大都由教师预设，问题大都由教师提出，学生提出有价值或独立思考的问题的机会和频次都较少，因而在课堂上无法生成更具价值的独立探究、自主表达、批判质疑、审美体验等学习结果。从一些借鉴有影响的课堂教学结构的实践来看，由于不能深刻理解所借鉴的教学结构的要义，在个人的实践中又不能结合自己的教学特色和优势，不能根据有特色的教学内容对教学结构加以灵活运用，也使教学过程变得僵化和机械。

（二）以“先学后教”为特征的“学—教”课堂教学结构的形成与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

严格来说，“先学后教”并不是这一时期才出现的新理念。早在20世纪70年代邱学华提出的“尝试教学法”中就有“先试后导”“先练后讲”的尝试。不过，彼时虽有一些先行者的实践，但还未能成为占主流地位的观念和普遍行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教学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人们愈来愈认识到，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性是教学的核心问题。基于此认识，语文教学中渐趋形成以“先学后教”为特征的“学—教”课堂教学结构。江苏泰兴的洋思中学是“先学后教”探索的先行者，“先学—后教—当堂训练”是其课堂教学的基本结构。“先学”是学生在教师的引领下进行的初步的自我实践、自我探究、自主学习；“后教”是在“先学”基础上进行的相互探究和相互学习；“当堂训练”则是在前两步的基础上，学生们所进行的反馈性的自我实践、自我探究、自主学习。<sup>[14]</sup>此外，山东杜郎口中学探索的“预习—展示—反馈”的课堂教学结构，江苏溧水县东庐中学以“讲学稿”为载体的“教学合一、师生共用”的课堂教学结构改革也是这一时期“先学后教”的典型。

新世纪伊始，我国正式启动了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新课程秉持“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的宗旨，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课堂教学从“关注教师的教”转向“关注学生的学”。在新课改实践中，涌现出一批典型的“以学为本”的“学本课堂”“生本课堂”，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导学案”教学。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课前学生预习、课内学生读书思考讨论、课后巩固拓展延伸，语文“学案”教学使课前、课中、课后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了确立，学习效果得到了改善。<sup>[15]</sup>此一时期，一些大学教育研究者也积极参与中小学课堂教学改革，如叶澜教授倡导的“新基础教育”实验、朱永新教授倡导的“新教育实验”、裴娣娜教授倡导的“主体性教育”实验中也探索了“先学后教”的教学结构变革。

2011年以来，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Inverted classroom）教学模式开始传入我国，在我国教育理论和实践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人们纷

纷将之视为信息时代变革教育的一次“契机”。从课堂教学结构变革视角来看，翻转课堂颠覆了传统的“教—学”式课堂教学结构，而代之以“学—教”式课堂教学结构，这显然具有革命性意义。国内，重庆聚奎中学、山东昌乐一中、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昆山市培本实验小学、杭州学军中学等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翻转课堂教学实验。语文教育界，有人认为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是语文“生本课堂”的新样态。<sup>[16]</sup>

以“先学后教”为特征的“学—教”课堂教学结构的探索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语文课堂教学的“中国经验”，但实践中也存在着运行的“僵化”“异化”、学的低效、“先学”“后教”的断裂与错位等问题。<sup>[17]</sup>需要说明的是，30年来语文课堂教学结构变革历程并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而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不同历史时期，课堂教学结构总是呈现出一种新旧相续、多元共存的格局和样态。这是由课堂教学本身的复杂性所决定的。不同时期，由于主导的社会思潮和教学观念不同，课堂教学结构也呈现出一定的变革性、阶段性特征。

## 二、30年来语文课堂教学结构变革的基本经验

(一) 正确的语文教育理念是进行课堂教学结构变革的必要条件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教学实践都是由一定的教学理念来引领的，或者说特定的教学实践都蕴涵着特定的教学理念。教学理念是否正确合理，从根本上决定着教学结构的合宜与否乃至成效高低。教学理念是具有整体性、纲领性、引领性的观念，是课堂教学结构的“灵魂”，是课堂教学结构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

纵观30多年来语文课堂教学结构变革的历程，首先要正确处理好课堂教学中“教”与“学”这一对最基本的矛盾关系。教与学的关系是教学基本理论问题，对教与学关系的理解和认知在深层次上决定着对教学结构的建构和教学价值的追求。围绕着这一基本教学问题，研究者和实践者因为对教与学的先后、主体、内容、方法、价值取向等诸多方面的不同认知，因而建构了多样的教学结构。30年课堂教学结构变革的经验及学术界已有研究告诉我们：教学是教和学相统一的活动。从教学实践来看，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是教学活动两个不可分割

的部分，离开了任何一方的活动，教学都无从发生。从教学理论上说，“有教的学”是教学的基本结构。教学活动就是这一结构在一定的教学时空中的目的性运动。“有教的学”是教学的基本的规定性，反映了教学的本质。<sup>[18]</sup>明乎此，我们才能辩证认识“有教无学”“有学无教”“教主宰学”“少教多学”“先学后教”“做中学”等种种纷繁复杂的情形。其次，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语文课程的本体特征。30多年的语文课程变革实践，人们已经认识到：语文课程是教师、学生、教材、实践范式、学习环境、课程标准诸要素相互作用的共同体，是在对话中促进学生积淀语文知识、历练言语能力、思维能力、探究能力、审美能力及情感态度的实践活动。<sup>[19]</sup>言语性是语文课程区别于其他课程的显著特点。语文课程主要是通过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言语实践活动来积淀言语知识，发展言语能力，历练言语思维，生成言语智慧，涵养言语情感的实践过程。可以说，发展学生的言语能力或者说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熟练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的语用能力应是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洪镇涛的语感教学结构正是紧紧抓住了指导学生“学习语言”这一根本。欧阳代娜认为，要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取得最佳的课堂教学效果，就必须形成最佳的课堂教育结构模式。她认为，语文教学课堂结构应是一个“马鞍形流程”，应体现三个基本环节，即从整体把握入手，到局部重点的揣摩玩味，最后对文本进行整体总结；她还提出，要把能力训练、知识积累、情操陶冶和思维训练熔于课堂教学一炉。<sup>[20]</sup>可见，建构合理的语文课堂教学结构，需要正确认识语文课程的本体特征和基本任务，在此基础上，对课堂教学诸要素进行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安排和组织，才能优化课堂教学结构使其功能最大化。

当然，正确的教育观念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30多年来语文课堂教学实践变革的结果，是在深刻认识新时期语文课堂教学实践发展变革的基础上凝练而成的，也是对30多年来语文课堂教学的种种弊端、经验和教训全面总结的成果。

(二) 变“讲堂”为“学堂”是语文课堂教学结构变革的核心追求

回顾30年来语文课堂教学结构变革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那些有影响、较为成功的课堂教学结构无不是重视了学生的“学”，重视了“学程”的设计。可以说，变“讲堂”为“学堂”是30年

来语文课堂教学结构变革的核心追求，也可以说是30多年语文课堂教学变革所形成的“变革共识”。改变传统课堂的“重教轻学”的沉疴和痼疾，积极倡导并践行“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教基于学”“教为了学”“以学定教”“以学论教”等现代教育理念是教学结构变革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具体表现。具体而言：第一，正确认识学生的学习规律是建构“学堂”的前提。黎世法认为，学生的学习规律只能“从学习效率高的学生的学习实践中去发现”。他通过系统的调查研究，从中找出了各种带有共性的能促使学生获得学习成功的因素及其内在逻辑联系，建立了“学情理论”，包括学生自主学习的实践过程、思维过程、生理过程、学习心理规律和学习原则。<sup>[21]</sup>第二，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是建构“学堂”的重要目标。洪镇涛认为教师的责任就是“教学生学”，在于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第三，精心确定适合学情的教学内容是构建“学堂”的核心环节。魏书生在谈到自己教学改革思想历程时就深有感触地谈到，“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首先碰到的是学什么的问题”。<sup>[22]</sup>第四，教给学生自学方法，教会学生学习又是老师们课堂教学中普遍实行的做法。魏书生提出“教给学生自学语文的方法”，他既给学生介绍国外的“五步读书法”，也根据教学实际总结出“四遍八步读书法”，“三结合”的自学方法等。<sup>[23]</sup>第五，重视学生课堂学习中的自主建构是“学堂”结构的实践要求。判定某种课堂教学结构是否合理、是否有效，不是看其能否在课堂教学中顺利实行，而主要是看这种课堂教学结构是否充分释放了学生学习的潜能，是否有效地促进了学生在认知、能力、情感态度等方面的个性化发展，并看其是否有利于达成教学目标。第六，关注课堂中每个学生的学习是“学堂”的显著特点。有别于教的课堂的死寂，学的课堂为每个学生创建了师生、生生在不同层面的互动对话和相互支持。学的课堂为每个学生建构个人的学习意义提供了空间。一个合宜的课堂教学结构，应该能为师生在课堂教学中发挥创造性、释放潜能提供条件；应该能为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语文学习，有效积淀语文知识、历练言语思维、发展言语能力提供帮助；应该能为学生自主建构知识、自主合作探究提供动力和支架。

（三）探索符合语文教学特点的实质结构是教学结构变革的内在理路

整体来看，教与学关系的变革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学的”课堂教学结构的变革，还属于一般教学观念层面的变革，或者说是教学的形式结构层面的变革。纵观30多年来语文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对课堂教学结构的探索，其步伐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积极寻求专属语文教学的、符合语文教学本体特点的课堂教学实质结构。典型的如钱梦龙的“导读”结构，洪宗礼的“双引”结构及对“语文教育链”<sup>[24]</sup>（语文教育过程中，语文知识、能力、习惯、方法、思维、思想等内容要素的协同发展）的建构，李吉林的“情境”结构，洪镇涛的“语感”结构等。李吉林提出的“儿童情境学习范式”牢牢把握住了“真、美、情、思”这四大核心元素，把情感活动和认知活动相结合，改变了儿童的学习方式和状态，使其真正成为儿童生动活泼的自我需求的学习活动，让儿童获得了真实的、活泼的、全面的发展。<sup>[25]</sup>洪宗礼的“读写双引”结构，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读写结合，激趣导引，体现了语文课堂教学诸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单就话语表达形式而言，这些结构名称就已经显现出汉语文教育的特点；就其实质而言，这些课堂教学结构都抓住了语文教学的本体特点，符合汉语言文字学习运用的特点，反映了语文教学各要素尤其是内容要素之间的构成关系；就其思想方法而言，是从教学变革实际需要出发，是对自己语文教学实践中“真”问题的洞察和思考，源于对解决语文教学实践困境的强烈愿望，因而具有强烈的现实的需要和关怀。这显然不是单纯的抽象的理论的、思辨的思维方式，而是一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思维方式。这也可视为30年来语文课堂教学结构变革的思想方法的“基本经验”。

（四）“常中求变，变中守常”是语文课堂教学结构实践运用的辩证法

教学是在一定时空内展开的一个实践过程，它总是根据一定的步骤或程序展开的。课堂教学的步骤或程序即是教学的环节，各个教学环节在时间上的有序排列组合便构成了课堂的教学结构。可以说，教学过程总是一个“结构”运动的过程。优化结构就是要优化教学的程序。从语文课堂教学结构的表现形态来看，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即常式和变式。常式是语文教学规律在课堂教学结构上的反映，体现语文课堂教学的基本规定性，是对各种教学结构内在规律的抽象概括和总结；变式则是语文课堂教学多种可能性在课堂教学结构上的表现，体

现语文教学的灵活性。就语文课堂教学结构的变革历程而言，有常式，亦有变式，前者守正，后者革新。课堂教学结构变革的历程其实就是常式与变式交替的结果。从30多年语文课堂教学结构实践来看，一方面，我们必须重视那些符合语文教学规律的“恒常”的东西，要寻求语文课堂教学结构的“常式”，如“创设问题情境—学生言语实践活动—评价反馈纠正”的课堂教学基本结构，又如从言语形式入手，把握言语内容，最终又落脚到言语形式，也不失为语文课堂教学的基本结构。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根据时时变化着的实践情形对“常式”教学结构进行灵活变通，促令其“变”，使其在变异与创新中获得新生，正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常”与“变”构成语文课堂教学结构实践运用的一对矛盾，它们构成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辩证把握和处理这对矛盾是教学结构实践运用的基本要求。著名艺术家齐白石尝言“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艺术如此，教学亦然。同样是“先学后教”，洋思中学和杜郎口中学的课堂教学结构迥异。尝试教学法认为，尝试教学的课堂教学结构是一个有机整体，反映了学生完整的尝试过程，其“先试后导”“先练后讲”的基本结构特征是不变的，但其操作过程却可以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学生学情、教学条件等灵活变化，并提出了“调换式”“增添式”“结合式”“课外预习补充式”等“基本式”基础上的“变式”<sup>[26]</sup>。这可以认为是“常中求变，变中守常”这一辩证思维在课堂教学中的典型实践。

（五）语文教师良好的教学素养是教学结构发挥效能的重要保障

人是教学结构中最活跃的要素。语文教师不仅是课堂教学结构变革的重要保障，更是教学结构变革的根本性力量。教师和学生的观念、价值选择、自调节能力、教学经验和智慧、情感态度等直接影响课堂教学的质量和效益。教学结构是课堂教学形态的抽象概括，具有先验性。但是，教学过程运行则是十分复杂的实践过程。它不仅要考虑师生生命活动的多面性，而且还要考虑师生在交往对话、互动交流过程中的多种可能性或多种样态。因此，实际的课堂教学运行过程往往又是生成性的。课堂上可能发生的情形，并不是先在的教学结构所能够涵括的。教学过程的实际运行状态和最终效果往往是一节节具体的课的真实运行状态以及语文教师在课堂上实际的教学行为和处理方式所决定的。从这个

意义上说，教学结构是“共相”，而每一节具体课堂则是“殊相”；前者具有原则性，而后者则具有灵活性。教师的创造才能、教学智慧和生命本色正是在这些鲜活的教学情境中发挥着“主导”“主体”的作用。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我们也经常看到，同样的教学结构，由不同的教师来具体运用效果迥然有别。一些创构了某种课堂教学结构的特级教师，在面对不同的教学内容、学情时，也能灵活运用既有的结构模式。可以说，教学结构要真正发挥其效能，对教师的教学素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教师不仅要真正理解教学结构的实质内涵，还要正确理解教学结构诸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如此，才能在实际课堂教学中游刃有余，左右逢源。在当前大家大力实践的“学—教”结构中，语文教师看似“无为”，实际上，对教师掌控课堂教学进程、准确把握学生学情、智慧地应对学习契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语文教学实践表明，不管理论上如何认识教师和学生的关系，但语文教师的主导作用要贯穿课堂教学的始终。毕竟，课堂教学不是机械的、僵化的、自动化的操作过程，而是师生焕发生命活力、满足学生多方面需求的创造活动。

（六）建构多元一体的语文课堂教学结构是变革的基本趋向

前已述及，语文教学是一个由语文教师、学生、语文教材、学习环境等多种要素构成的复杂的实践系统。在这个复杂的实践系统中，由于教学目标的多元性，教学内容的丰富性，实践范式的多样性以及学习环境的开放性特征，以及语文教学中的教与学、工具性与人文性、知识与能力、言语作品的内容与形式、预设与生成等诸种关系的相互缠绕，使得语文课堂教学结构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变革样态，而且这种多元探索的态势在近年来更呈现出有增无减的趋势。可以说，由过去的单一结构转变为多元多维结构是新时期语文课堂教学结构变革的发展特征。随着信息技术和语文教学的深度融合，课堂教学已大大突破了传统的时空限制，课堂信息传播的渠道、容量、速度等更为灵活、便捷，师生互动的形式、内容、手段等更为丰富、多样，课堂教学诸要素的组合更为科学、合理，其功能发挥也更趋完整、高效。总之，多元化的课堂教学结构反映课堂教学实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多元化的课堂教学结构形态并不意味着课堂教学的散乱和无序。相反，30多年的课堂教学结构变革告诉我们，不论课堂教学结构的形态如何变

化，语文教学的“本体”并没发生实质性变化。语文课堂教学的“本体”就是对语文教学“独当之任”的认识和把握，也是对语文教学基本任务的把握，尤其是对具有汉语言文字特点的民族共同语教育的功能、性质的把握。只有牢牢把握住这一“根本”，让语文教学走在“语文”的“正道”上，语文课堂教学结构才能发挥其固有的功能。

### 三、语文课堂教学结构变革的趋势

(一) 语文课堂教学结构的变革将更加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

充分尊重和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是 30 年来语文课堂教学结构变革的核心追求，但是从课堂教学结构变革的实践来看，也存在着过于注重课堂教学的“形式结构”而忽视学生真实的学习过程以及学习过程流于浅表化而深度不足等问题。未来语文教学中，要围绕各个“教学点”设计一系列具有挑战性的有语文专业知识内涵的问题情境，让学生全身心参与其中，挑战自我，积极体验，批判质疑，进而理解学习过程，真正发生有意义的学习。这是课堂教学结构由表层结构迈向深层结构的必由之路。同样，针对以往课堂教学结构普遍存在的教师“预设”过多，课堂中学生“真思维”欠缺、深度学习不足的问题，语文教学要科学设计基于深度学习的问题情境，有效引领学生的思维建构，砥砺课堂学习中学生思维的广度、深度、角度、敏锐性和创新性。课堂教学活动结构要在有价值的言语实践活动过程中历练学生的阅读、写作、交际等言语实践能力。语文教学中，设计真正有价值的学习活动，要让学生参与有意义的学习目标的确定，能在学习过程中积极发展各种学习策略，历练言语思维能力，能从学习过程中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生成有一定质量的言语实践成果，并且能够对学习过程和结果作出积极的反思和调节。教师要充分尊重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要充分关注学生的问题生成及知识内化、转化、外化的实践行为，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进而形成独立思考、探究和实践的能力，选择可操作性的评价方式进行学习结果反馈。这些无疑是未来语文课堂教学结构变革的着力点。要而言之，未来语文教学结构变革要关注学生真实的学习过程，就需要从“预设结构”走向“生成结构”，从“形式结构”走向“意义结构”，努力寻找学生学习过程和教学结构的“共轭点”。

(二) 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将成为课堂教学

结构变革的时代要求

当今时代，信息技术已经和正在带来教育方式、学习方式、认知方式等方面的深度变革。“以互联网为主体的现代信息技术平台之多点、交互、虚拟、超时空、非线性、整合性等特点，为着打破传统课堂教学的时空有限性、要素离散性、角色固着性、过程同质性和资源短缺性尤其是学习行为的浅层性和评价的相对终结性，而开放教学边界、增能教学诸元、激发学习兴趣与积极性、盘活课堂教学、促进深层学习，走向教学的持续生成与发展。”<sup>[27]</sup>未来教育正越来越走向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新模式。与此相应，在信息技术的强力支持下，语文课堂教学将发生革命性的变革。这种变革将不仅仅是营造信息化教学环境，教学资源的丰富和便捷，教学时空的拓展以及教学方式、手段的变革等方面，更重要的是课堂教学结构的变革。“教育信息化若不紧紧抓住改变传统课堂教学结构和建构新型课堂教学结构这个中心，是不会有成效的，是要付出代价的，这是一条铁的规律。”“这种结构性变革的具体内涵就是要将教师主宰课堂的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课堂教学结构，改变为既充分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又能突出体现学生主体地位的主导—主体相结合教学结构。”<sup>[28]</sup>未来语文课堂教学结构的变革将更加注重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设计，线上线下不受时空限制的在线互动教学将成为可能，教学过程将变得更加“智能化”，课堂教学将呈现出一种动态、开放、多向、交互的复杂过程。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学习“情境”不断变换，认知的“焦点”不断转换，学习的“意义”不断建构，学习的“智慧”不断生成。

(三) 核心素养体系将引领未来语文课堂教学结构的变革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提出是对面向 21 世纪基础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核心问题的回答。基于核心素养体系寻求适切的教育已成为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关键问题，也是未来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的行动指南。围绕核心素养，语文课堂教学也将发生深度变革。当前，我国已研制和发布了我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基于核心素养体系的课堂教学结构变革已初见端倪。典型的如深圳明德实验学校围绕核心素养探索了课堂结构转型，“由过去的模式建构改为模型创建，由以程序建构为主的模式建构改为以要素组合为主的模型创建，由单调机械封闭的僵化模式改为因生而

异、因事而异、富有张力的灵活弹性模型”，提炼出了课堂教学的七大要素，创构了“三环节七要素”（包括教学目标环节的“行为目标”，理解迁移环节的“还原背景”“还原原型”“还原思维”，应用评价环节的“多维反思”“矛盾质疑”“动态视角”）课堂教学结构。<sup>[29]</sup>来自波兰的实践经验显示，如何将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转化为课堂教学实践是课

堂教学变革的重要内容。<sup>[30]</sup>

核心素养为未来语文课堂教学结构的变革指明了方向。围绕核心素养，如何实现学生课堂学习的深度转型，如何实现课堂由“静态固定时空向动态生成时空的转变”，如何设计基于核心素养体系的语文课堂教学“向心结构”将是未来语文课堂教学结构变革的着力点。

#### [参考文献]

- [1] 钱加清. 语文课堂教学结构探索的实践与思考 [J].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 (3): 75-78.
- [2] 段力佩. 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形式 (一) [J]. 教育科研情况交流, 1984, (2): 1-6.
- [3] 魏书生. 研究学生心理 提高语文教学效率 [J]. 语文教学通讯, 1984, (1): 49-50.
- [4] 钱梦龙. 语文导读法的昨天和今天 [J]. 课程·教材·教法, 2014, (8): 3-11.
- [5] 李敬尧. 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社会价值 [J]. 课程·教材·教法, 1994, (10): 2-5.
- [6] 洪镇涛. 变“讲堂”为“学堂”——改革语文课堂教学的浅见 [J]. 语文教学与研究, 1985, (9): 2-6.
- [7] 洪镇涛. 构建“学习语言”语文教学新体系 [J]. 课程·教材·教法, 1998, (3): 19-22.
- [8] 张富. 关于改革语文课堂教学结构的研究 [J]. 课程·教材·教法, 1986, (5): 35-39.
- [9] 钟德赣. 逐渐去扶翼, 厥绩将无伦——中学语文五步三课型反刍式单元教学法实验工作汇报 [J]. 课程·教材·教法, 1994, (8): 24-27.
- [10] 黎世法. 异步教学法研究与实践 30 年 [J]. 课程·教材·教法, 2013, (9): 3-10.
- [11] 欧阳代娜. 中学语文教学整体改革的构想和实践 [J]. 课程·教材·教法, 1994, (2): 32-36.
- [12] 邱兴华. 尝试教学研究 50 年 [J]. 课程·教材·教法, 2013, (4): 3-13.
- [13] 李晖. 卢仲衡自学辅导教学模式述评 [J]. 课程·教材·教法, 2016, (8): 114-121.
- [14] 刘金玉. 从“七变”透视“洋思教学模式” [J]. 中国教育学刊, 2015, (5): 37-43.
- [15] 魏本亚. 语文“学案”教学实验: 特征、价值与反思 [J]. 中国教育学刊, 2011, (3): 51-54.
- [16] 魏本亚. 语文生本课堂教学模式探索 [J]. 语文建设, 2015 (6): 26-28.
- [17] 屠锦红, 李如密. “先学后教”教学模式: 学理分析、价值透视及实践反思 [J]. 课程·教材·教法, 2013, (3): 24-29.
- [18] 刘庆昌. 教学活动: 结构与过程 [J].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 (3): 88-93.
- [19] 靳健, 马胜科. 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设计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13.
- [20] 欧阳代娜, 苏德林, 田海蓝. 21 世纪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的构想 [J]. 课程·教材·教法, 1998, (1): 31-34.
- [21] 黎世法. 异步教学法研究与实践 30 年 [J]. 课程·教材·教法, 2013, (9): 3-10.
- [22] 魏书生. 教学经历回顾 [J]. 语文教学通讯, 1995, (1): 1-7.
- [23] 魏书生. 教给学生自学语文的方法 [J]. 语文教学通讯, 1984, (10): 32-35.
- [24] 洪宗礼. 母语教育的八项主张 [J]. 中小学教材教学, 2016, (5): 4-10.
- [25] 李吉林. “意境说”导引, 建构儿童情境学习范式 [J]. 课程·教材·教法, 2017, (4): 4-7.
- [26] 邱兴华. 尝试教学理论的实质与教学模式 [J]. 中国教育学刊, 1997, (6): 56-58.
- [27] 张广君. “互联网+教学”的融合与超越 [J]. 教育研究, 2016, (6): 12-14.
- [28] 何克抗. 智慧教室+课堂教学结构变革——实现教育信息化宏伟目标的根本途径 [J]. 教育研究, 2015, (11): 76-81.
- [29] 程红兵. 围绕核心素养, 探究面向未来的课程结构变革 [J]. 课程·教材·教法, 2017, (1): 16-21.
- [30] Miroslaw Dabrowski & Jerzy Wisniewski. Translating Key Competence into the School Curriculum: lessons from the Polish experience [J].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Vol. 46, No. 3, 2011: 323-334.

(下转第 55 页)



- 内涵与方法 [J]. 教育探索, 2011, (2): 79—80.
- [26] 闫云梅. 构建研究框架, 有效进行学情调研与分析——对四年级学生《小数的意义》理解水平的调研与分析 [J]. 小学教学研究 (教学版), 2016, (4): 4—7.
- [27] George E. D., Edys S. Q.. Comparing three

online testing modalities: Using static, active, and interactive online testing modalities to assess middle school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fundamental ideas and use of inquiry skills related to ecosystems [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 2014, 51 (4): 523—554.

## Studies on Learning Situation Analysis in China: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MAO Yao-zhong<sup>1,2</sup>, XU Er-wei<sup>1</sup>

- (1. School of Mathematics, Lanzhou City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PRC;  
2.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PRC)

[Abstract] Learning situation analysis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instructional system design. In China, studies on learning situation analysis focus on the connotation, functions, content, methods,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basis. The future studies will have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the comprehensive orientation in the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s, the practical orientation in the themes of research, the integrated orientation in research method, and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in research basis.

[Key words] learning situation analysis; research statu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责任编辑 张永祥/校对 水心)

(上接第 49 页)

## The Evolution, Experience and Future Trend of Chinese Classroom Structure Innovation in the Past 30 Years

ZHANG Yong-xiang

(School of Education,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PRC)

[Abstract] The innovation of classroom structure has been the focus and prominent feature of Chinese teaching reform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of our country. In term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Chinese classroom structure firstly shifted from the “teaching—centered” to the “guiding—learning” structure which featured learners' autonomous learning under the guidance of teacher, then secondly to the “learning—teaching” structure which features the priority of learning to teaching. Experiences accumulat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innovation include: Proper teaching concept is a prerequisite for innovating Chinese classroom structure; Changing “a lecture hall” into a “classroom for learning” is the core pursuit of Chinese classroom structure innovation; “Seeking change in the constant, and keeping constant in the change” is the dialectics of Chinese Classroom structure innovation; High quality teachers are the guarantee of teaching effect of new classroom structure; Constructing a unity of multiple structures is the basic orientation for Chinese classroom structure innovation. The future trend in Chinese classroom structure innovation will be more focus on students' learning process,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leading role of core literacy.

[Key words] Chinese teaching; classroom structure; innovation; experience; trend

(责任编辑 陈育/校对 云月)